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毛詩本義

〔宋〕歐陽修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本義卷一至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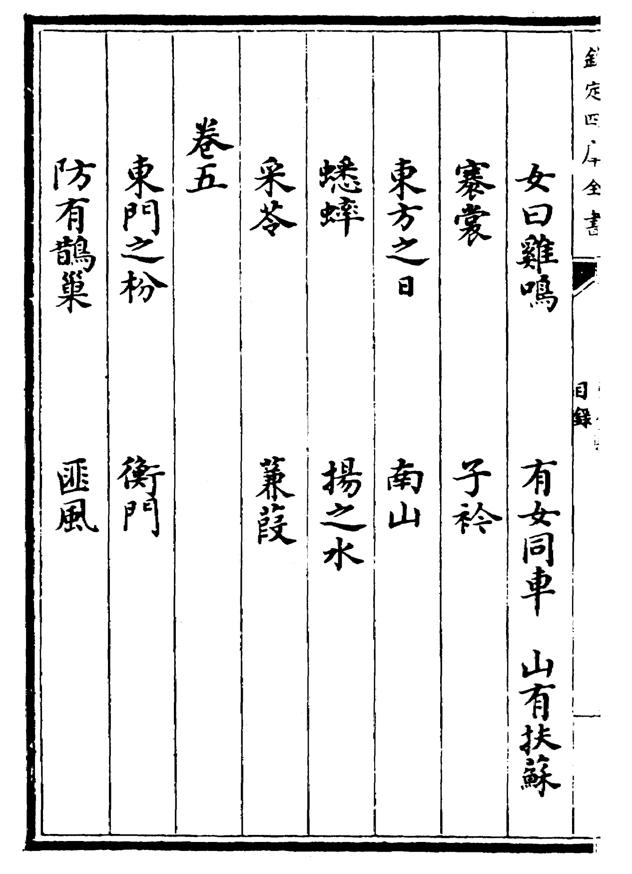
詩本義目録

卷一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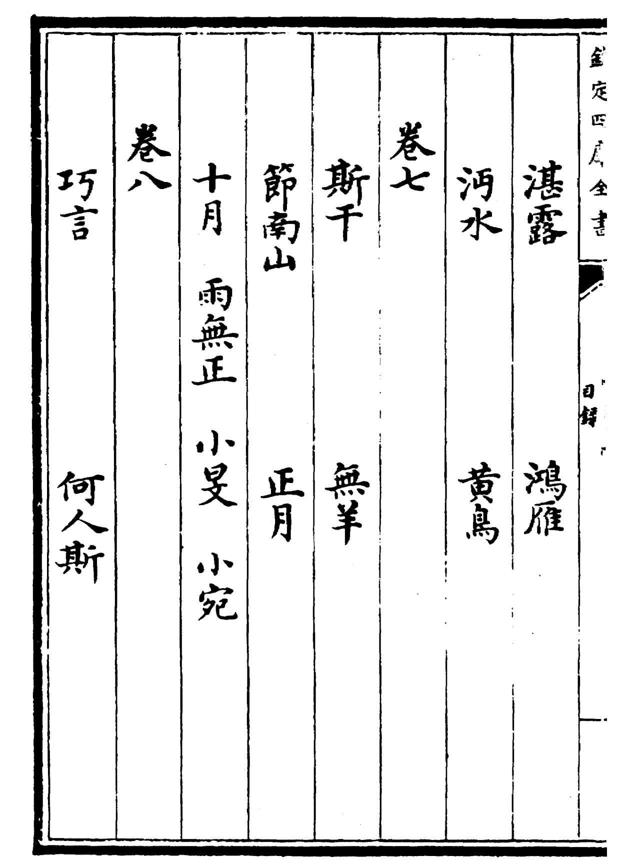
卷三

卷四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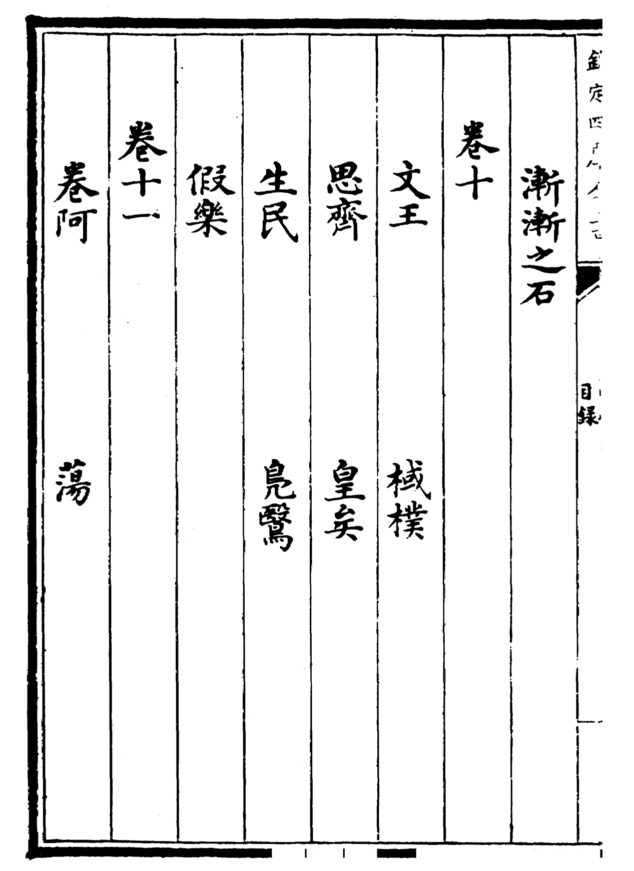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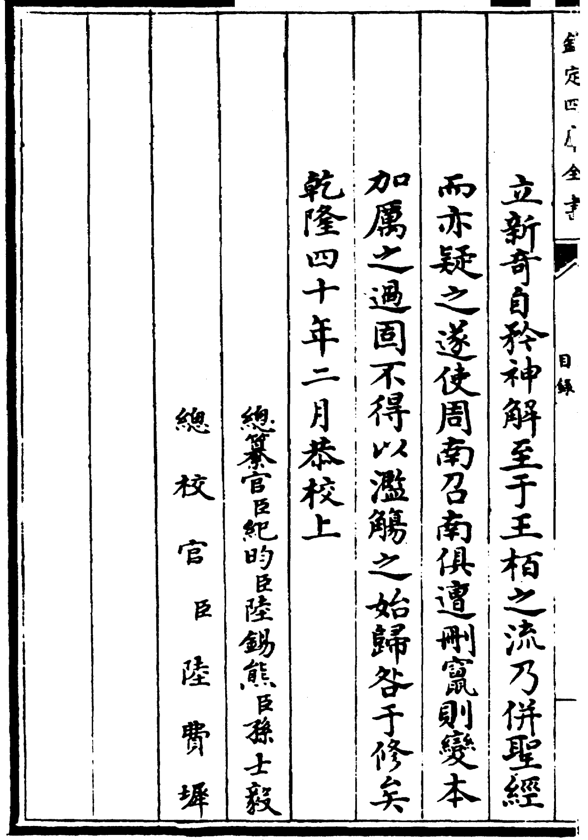


卷十二

後序

臣等謹按毛詩本義十六卷宋歐陽修撰修事迹具宋史是書凡為說一百十有四篇統解十篇時世本末二論豳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於卷末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之文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幾廢推原所始實發於修然修之言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

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爲說者經師之末也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善矣否則闕其所疑焉可也又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以論正之是修作是書本出於和氣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論未嘗輕議二家之短長而亦不曲狥二家之踈謬其所訓釋往往得詩人之本志後之學者或務



立新奇自矜神解至于王柏之流乃併聖經而亦疑之遂使周南召南俱遭刪竄則變本加厲之過固不得以濫觴之始歸咎于修矣

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本義卷一

宋　歐陽修　撰

關雎

論曰為關雎之說者既差其時世至於大義亦已失之蓋關雎之作本以雎鳩比后妃之德故上言雎鳩在河洲之上關關然雄雌和鳴下言淑女以配君子以述文王太姒為好匹如雎鳩雄雌之和諧爾毛鄭則不然謂

詩所斥淑女者非太姒也是太姒有不妬忌之行而幽閨深宮之善女皆得進御於文王所謂淑女者是三夫人九嬪御以下衆宮人爾然則上言雎鳩方取物以為比興而下言淑女自是三夫人九嬪御以下則終篇更無一語以及太姒且關雎本謂文王太姒而終篇無一語及之此豈近於人情古之人簡質不如是之迂也先儒辨雎鳩者甚衆皆不離於水鳥惟毛公得之曰鳥摯而有別謂水上之鳥捕魚而食鳥之猛摯者也而鄭氏

轉釋摯為至謂雎雄情意至者非也鳥獸雌雄皆有情意孰知雎鳩之情獨至也哉或曰詩人本述后妃淑善之德反以猛摯之物比之豈不戾哉對曰不取其摯取其別也雎鳩之在河洲聽其聲則和視其居則有別此詩人之所取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鄭氏見詩有荇菜之文遂以琴瑟鍾鼓為祭時之樂此孟子之所誚也

本義曰詩人見雎鳩雌雄在河洲之上聽其聲則關關

然和諧視其居則常有別有似淑女匹其君子不淫其色亦常有別而不黷也淑女謂太姒君子謂文王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者言后妃采彼荇菜以供祭祀以其有不妒忌之行左右樂助其事故曰左右流之也流求也此淑女與左右之人常勤其職至日夜寢起不忘其事故曰寤寐求之輾轉反側之類是也后妃進不淫其色以專君退與左右勤其職事能如此則宜有琴瑟鍾鼓以友樂之而不厭也此詩人愛之之辭也關雎周衰

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蓋思古以刺今之詩也謂此淑女配於君子不淫其色而能與其左右勤其職事則可以琴瑟鍾鼓友樂之爾皆所以刺時之不然先勤其職而後樂故曰關雎樂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廹切故曰哀而不傷

葛覃

論曰葛覃之首章毛傳爲得而鄭箋失之葛以爲絺綌爾據其下章可驗安有取喻女之長大哉黃鳥栗留也

麥黄椹熟栗留鳴蓋知時之鳥也詩人引之以志夏時草木盛葛欲成而女功之事將作爾豈有喻女有才美之聲遠聞哉如鄭之説則與下章意不相屬可謂衍説也卒章之義毛鄭皆通而鄭説為長

本義曰詩人言后妃為女時勤於女事見葛生引蔓于中谷其葉萋萋然茂盛葛常生于叢木之間故又仰見叢木之上黄鳥之聲喈喈然知此黄鳥之鳴乃盛夏之時草木方茂葛將成就而可采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

作故其次章遂言莴以成就刈濩而為絺綌也其卒章之義毛鄭之説是矣

卷耳

論曰卷耳之義失之久矣云卷耳易得頃筐易盈而不盈者以其心之憂思在於求賢而不在於采卷耳此荀卿子之説也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也臣下出使歸而宴勞之此庸君之所能也國君不能官人於列位使后妃越職而深憂至勞心而廢事又不知臣

下之勤勞闕宴勞之常禮重貽后妃之憂傷如此則文王之志荒矣序言知臣下之勤勞以詩三章考之如毛鄭之説則文意乖離而不相屬且首章方言后妃思欲君子求賢而置之列位以其未能也故憂思至深而忘其手有所采二章三章乃言君能以罍觥酌罰使臣與之飲樂則我不傷痛矣前後之意頓殊如此豈其本義哉

本義曰卷耳易得頃筐小器也然采采而不能頓盈后

妃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以謂賢才難得宜愛惜之因其勤勞而宴犒之酌以金罍不為過禮但不可以長懷於飲樂爾故曰維以不永懷養愛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酒歡禮失䏻罰以為樂亦不為過而於義未傷故曰維以不永傷也所以宜然者由賢者臣勤國事勞苦之甚如卒章之所陳也詩人述后妃此意以為言以見周南君后皆賢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有私謁之言也盖疾時之不

然

樛木

論曰毛傳葛藟尤爲簡略然以其簡故未見其失鄭箋所説皆詩意本無考於序文亦不述雖詩之大義未甚失然於説爲衍也據序止言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爾鄭謂常以善言逮下而安之又云衆妾上附事之而禮儀俱盛又云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福禄所安考詩及序皆無此意凡詩每章重復前語甚多乃詩人之

常爾豈獨於此二章見殷勤之意故曰衍說也
本義曰詩人以樛木下其枝使葛藟得托而並茂如后
妃不嫉妒下其意以和衆妾衆妾得附之而並進於君
子后不嫉妒則妾無怨曠云樂只君子福禄綏之者衆
妾愛樂其君子之辭也

螽斯

論曰螽斯大義甚明而易得惟其序文顛倒遂使毛鄭
從而解之失也蟄螽蝗類微蟲爾詩人安能知其心不

妒忌此尤不近人情者螽蟲多子之蟲也大率蟲子皆多詩人偶取其一以為比爾所比者但取其多子似螽斯也據序宜言不妒忌則子孫衆多如螽斯也今其文倒故毛鄭遂謂螽斯有不妒忌之性者失也振振羣行貌繩繩齊一貌蟄蟄衆聚貌皆謂子孫之多而毛訓仁厚戒愼和集皆非詩意其大義則不遠故不復云

兔罝

論曰兔罝小人之賤事也士有既賢且武又有將帥之

德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其謀慮深長可以折衝禦難於未然若鄭國有來相侵則可使往而和好以平其患及國有出兵攻伐則又可用爲策謀之臣論其材智可爲難得之臣也有人如此棄而不用使在田野張罝椓杙躬小人鄙賤之事則周南國君詩可以刺矣亦何所美哉如鄭箋所謂武夫者論材較德在周之盛不過方叔名虎吉甫之徒三數人而已春秋所載諸侯之臣號稱賢大夫者亦不過國有三數人而已今爲詩說者泥

於序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之語因以爲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别下至兔罝之人皆負方叔名虎吉甫春秋賢大夫之材德則又近誣矣就如其說則舉國人人可用卷耳后妃又安用輔佐君子求賢審官至於憂勤者乎肅肅嚴整貌而毛傳以爲敬且布罝椓杙何容施敬亦其失也春秋左氏傳晉郤至爲楚子反言天下有道則諸侯有享宴以布政成禮而息民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及其亂也諸侯貪冒爭尋常以

盡民則畧其武夫以為腹心二者皆引赳赳武夫之詩以為言如郤至之説則公侯扞城為美公侯腹心為刺是免罝一篇有美有刺郤左皆毛鄭前人其説如此與今詩義絶郤至所引纔詩四句疑當時别自有詩亦為此語故今不敢引據第考今詩序文以求詩義亦可見矣

本義曰捕兎之人布其網罟於道路林木之下肅肅然嚴整使兎不能越逸以興周南之君列其武夫為國守

禦赳赳然勇力使姦民不得竊發爾此武夫者外可以扞城其民內可以為公侯好匹其忠信又可倚以為腹心以見周南之君好德樂善得賢衆多所任守禦之夫猶如此也

漢廣

論曰據序但言無思犯禮者而鄭箋謂犯禮而往正女將不至則是女皆正潔男獨有犯禮之心焉而行露序亦云强暴之男不能侵陵正女如此則文王之化獨能

使婦人女子知禮義而不能化男子也此甚不然蓋當紂時淫風大行男女相奔犯者多而江漢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不相侵如詩所陳爾夫政化之行可使人顧禮義而不敢肆其欲不能使人盡無情欲心也紂時風俗男女恣其情欲而相奔犯令被文王之化男子雖悅慕游女而自顧禮法不可得而止也考詩三章皆是男子見出游之女悅其美色而不可得爾若鄭箋則不然其一章乃云男欲犯禮而往二章三章乃云欲擇尤正

潔者使嫁我則一篇之中前後意殊且序但云無思犯禮本無欲女嫁我之意葢雖正女無不嫁之理苟以禮求婚安得不嫁由鄭以于歸爲嫁乃失之爾

本義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息漢上之女美而不可求此一章之義明矣其二章云薪刈其楚者言衆薪錯雜我欲刈其尤翹翹者衆女雜遊我欲得其尤美者旣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旣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旣述此意

矣末乃陳其不可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葢極陳男女之情雖有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政化被人深矣

汝墳

論曰序言婦人能閔其君子君子謂周南之大夫以國事勤勞於外者然則所謂婦人者大夫之妻也如鄭氏之說伐薪非婦人之事意謂此婦人不宜伐薪而令伐薪如君子之賢不宜處勤勞而令處勤勞其意如此乃

是直謂周南大夫之妻自出伐薪爾爲國者必有尊卑之別大夫之妻自伐薪雖古今不同其必不然理不待論則鄭説之失可知矣𢹂賢者固當勤勞於國而反謂非其事則又違勉之以正之言也鄭氏又以王室如燬父母孔邇謂紂爲酷暴君子避此勤勞之事或時得罪則害及父母不惟詩文本無此意且君子所勤者周南之事爾紂雖虐刑必不爲周誅避事之臣玆理亦有所不通矣

本義曰周南大夫之妻出見循汝水之墳以伐薪者為勞役之事念己君子以國事奔走於外者其勤勞亦可知思之欲見如飢者之思食爾其二章云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者謂君子以事畢來歸雖不我遠去我亦不敢偷安其私故卒章則復勉之云魚勞則尾赤今王室酷烈如火之將焚紂雖如此而周南父母之邦自當宣力勤其國事以圖安爾

麟之趾

論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為詩害者常賴序文以為證然至於二南其序多失而麟趾騶虞所失尤甚特不可以為信疑此二篇之序為講師以已說汨之不然安得繆論之如此也據詩直以國君有公子如麟有趾爾更無他義也若序言關雎之應乃是關雎化行天下太平有瑞麟出而為應不惟怪妄不經且與詩意不類關雎麟趾作非一人作麟趾者了無及關雎之意故前儒為毛

鄭學者自覺其非乃為曲說云實無麟應太史編詩之時假設此義以謂關雎化成宜有麟出故借此麟趾之篇列於最後使若化成而麟至爾然則序之所述乃非詩人作詩之本意是太史編詩假設之義也毛鄭遂執序意以解詩是以太史假設之義解詩人之本義宜其失之遠也如毛言麟以足至者鄭謂角端有肉亦有武而不用者尤為衍說此篇序既全乖不可引據但直考詩文自可見其意

本義曰周南風人美其國君之德化及宗族同姓之親皆有信厚之行以輔衛其公室如麟有足有額有角以輔衛其身爾其義止於此也他獸亦有蹄角然亦不以為比而遠取麟者何哉麟遠人之獸也不害人物而希出故以為仁獸所以詩人引之以謂仁獸無鬬害之心尚以蹄角自衛如我國君以仁德為國猶須公族相輔衛爾

詩本義卷一

詩本義卷二

宋　歐陽修　撰

鵲巢

論曰據詩但言維鳩居之而序言德如鳲鳩乃可以配鄭氏因謂鳲鳩有均一之德以今物理考之失自序始而鄭氏又增之爾且詩人本義直謂鵲有成巢鳩來居爾初無配義況鵲鳩異巢類不能作配也鳩之種類最

多此居鵲巢之鳩詩人直謂之鳩以今鳩考之詩人不
繆但序與箋傳誤爾且鳲鳩爾雅謂之鴶鵴而諸家傳
釋或以為布穀或以為戴勝今之所謂布穀戴勝者與
鳩絶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
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巢便以生子往往
墜鷇殞雛而死蓋詩人取此拙鳥不能自營巢而有居
鵲之成巢者以為興爾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
棄而去在於物理容有鳩來處彼空巢古之詩人取物

比興但取其一義以喻意爾此鵲巢之義詩人但取鵲之營巢用功多以比周室積行累功以成王業鳩居鵲之成巢以比夫人起家來居已成之周室爾其所以云之意以興夫人來居其位當思周室創業積累之艱難宜輔佐君子共守而不失也此意詩雖無文但詩既言鵲成巢之用功多而鳩乃來居之則其意自然可見下言百兩者述其來歸之禮甚盛美其得正也

草蟲

論曰草蟲阜螽異類而交合詩人取以爲戒而毛鄭以爲同類相求取以自比大夫妻實已嫁之婦而毛鄭以爲在塗之女其於大義既乖是以終篇而失也蓋由毛鄭不以序意求詩義既失其本故枝辭衍說文義散離而與序意不合也序意止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爾而毛鄭乃言在塗之女憂見其夫而不得禮又憂被出而歸宗皆詩文所無非其本義案爾雅阜螽謂之蠜草蟲謂之負蠜負形皆似蝗而異種二者皆名爲螽其生於

陵阜者曰阜螽生於草間者曰草蟲形色不同種類亦異故以阜草別之凡蟲鳥皆於種類同者相匹偶惟此二物異類而相合合其所不當合故詩人引以比男女之不當合而合者爾

本義曰召南之大夫出而行役妻留在家當紂之末世淫風大行彊暴之男侵陵貞女淫泆之女犯禮求男此大夫之妻能以禮義自防不為淫風所化見彼草蟲喓喓然而鳴呼阜螽趯趯然而從之有如男女非其匹偶

而相呼誘以淫奔者故指以為戒而守禮以自防閑以待君子之歸故未見君子時常憂不能自守既見君子然後心降也其曰陟彼南山采蕨采薇云者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久出而思得見之庶幾自守能保其全之意也

行露

論曰行露據序本為美召伯能聽訟而毛氏謂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鄭氏謂物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乃是

名伯不能聽審耳至其下章但云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則了無聽訟之意與序相違且鄭又謂露濕道中是二月嫁娶之時且男女淫奔豈復更須仲春合禮之月又謂六禮之來彊委之且肆其彊暴以侵陵豈復猶備六禮何其說之迂也詩人本述紂世禮俗大壞及文王之化既行而淫風漸止然彊暴難化之男猶思犯禮將加侵陵而女能守正不可犯自訴其事而名伯又能聽決之爾若如毛鄭之說雖有媒妁而言約未許不待期要

而彊行六禮乃是男女爭婚之訟爾非訴彊暴侵陵之事也且男女爭婚世俗常事而中人皆能聽之豈足當詩人之所美乎

本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者正女自訴之辭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者以興事有非意而相干者也女子自言我當多露之時豈不欲早夜而出行猶以露多將被霑汙而不行其自防閑以保其身如此然不意强暴之男與我本無室家之道遽欲侵陵於我

廹我興此獄訟雖然事終獲辯者由名伯聽訟之明也事獲辯者室家不足與下章亦不女從是也所謂非意相干者謂雀無角不能穿屋矣今乃以味而穿我屋謂鼠無牙不能穿墉矣今乃穴垣而居是皆出於不意也謂彼男子於我本無室家之道今乃直行彊暴欲見侵陵亦由非意相干也

摽有梅

論曰摽有梅本謂男女及時之詩也如毛鄭之說自首

章梅實七兮以喻時衰二章三章喻衰落又甚乃是男女失時之詩也序言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則是紂世男女不得及時獨被文王之化者乃得及時爾且不及時有三說禮儀既喪淫風大行犯禮相奔者不禁及遭彊暴横見侵陵則男女有未及嫁娶之年先時而犯禮者矣世變多故兵既喪亂民不安居與力不足則男女有過嫁娶之年後時而不得如禮者矣然則先時後時皆為不及時而紂世男女常是先時犯

禮為不及時而被文王之化者變其淫俗男女各得守禮待及嫁娶之年然後成婚姻為及時爾今毛鄭以首章梅實七為當盛不嫁至於始衰以二章迨其今為急辭以卒章頃筐塈之為時已晚相奔而不禁是終篇無一人得及時者與詩人之意異矣鄭氏又執仲春之月至夏為過時此又其迂滯者也梅實有七至於落盡不出一月之間故前世學者多云詩人不以梅實記時早晚獨鄭氏以為過春及夏晚皆非詩人本義也古者婚

禮不自為主人求我庶士非男女自相求學者可以意得也

本義曰梅之盛時其實落者少而在者七已而落者多而在者三已而遂盡落矣詩人引此以興物之盛時不可久以言召南之人顧其男女方盛之年懼其過時而至衰落乃其求庶士以相婚姻也所以然者召南之俗被文王之化變其先時先奔犯禮之淫俗男女各得待其嫁娶之年而始求婚姻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

也吉者宜也求其相宜者也今者時也欲及時也謂者相語也遺媒妁相語以求之也

野有死麕

論曰詩序失於二南者多矣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蓋言天下服周之盛德者過半爾說者執文害意遂云九州之內奄有六州故毛鄭之說皆云文王自岐都豐建號稱王行化於六州之內此皆欲尊文王而反累之爾就如其說則紂猶在上文王之化止能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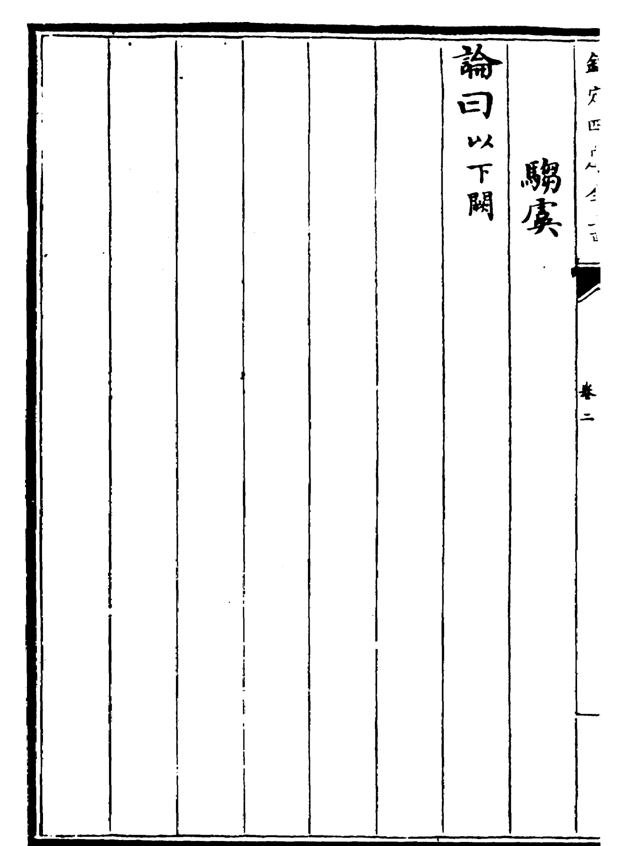
被其所治然於芣苢序則曰天下和平婦人樂有子於麟趾序則曰關雎化行天下無犯非禮者於騶虞序則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既曰如此矣於行露序則反有彊暴之男侵陵正女而爭訟於桃夭摽有梅序則又云婚姻男女得時又似不應有訟據野有死麕序則又云天下大亂强暴相陵遂成淫風惟被文王之化者猶能惡其無禮也其前後自相牴牾無所適從然而紂爲淫亂天下成風猶文王所治不宜如此於野有死麕之序

僅可為是而毛鄭皆失其義詩三百篇大率作者之體不過三四爾有作詩者自述其言以為美刺如關雎相鼠之類是也有作者錄當時人之言以見其事如谷風錄其夫婦之言北風其涼錄去衛之人之語之類是也有作者先自述其事次錄其人之言以終之者如溱洧之類是也有作者述事與錄當時人語雜以成篇如出車之類是也然皆文意相屬以成章未有如毛鄭解野有死麕文意散離不相終始者其首章方言正女欲令

人以白茅包麕肉為禮而來以作詩者代正女告人之言其意未終其下句則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乃是詩人言昔時吉士以媒道成思春之正女而疾當時不然上下文義各自為説不相結以成章其次章三句言女告人欲令以茅包鹿肉而來其下句則云有女如玉乃是作詩者歎其女徳如玉之辭尤不成文理是以失其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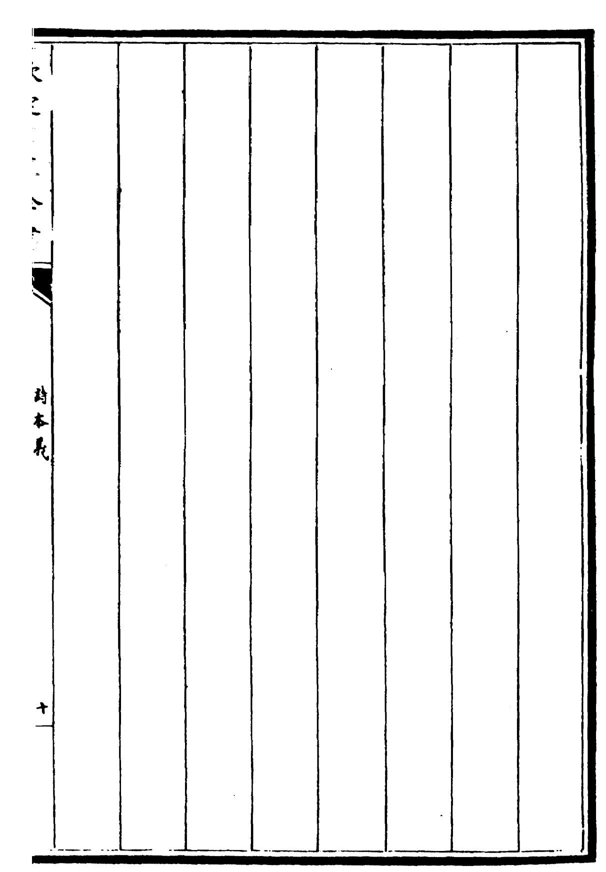
本義曰紂時男女淫奔以成風俗惟周人被文王之化

者能知廉恥而惡其無禮故見其男女之相誘而淫亂者惡之曰彼野有死麕之肉汝尚可以食之故愛惜而包以白茅之潔不使為物所汚奈何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汚以非禮吉士猶然彊暴之男可知矣其次言樸樕之木猶可用以為薪死鹿猶束以白茅而不汚二物微賤者猶然況有女而如玉乎豈不可惜而以非禮汚之其卒章遂道其淫奔之狀曰汝無疾走無動我佩無驚我狗吠彼奔未必能動我佩蓋惡而遠却之之辭



騶虞

論曰以下闕



以時發矢射豝下句直歎騶虞不食生物若此乃是刺

文王曽騶虞之不若也故知毛鄭爲失

本義曰召南風人美其國君有仁德不多殺以傷生能

以時田獵而虞官又能供職故當彼葭草茁然而初生國君順時畋于騶囿之中蒐索害田之獸其騶囿之虞官乃翼驅五田豕以待君之射君有仁心惟一發矢而已不盡殺也故詩之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而不盡殺卒歎虞人之得禮

柏舟

論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毛鄭皆以茹為度謂鑒之督形不能度真偽我心匪鑒故能度知善惡據下章云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鄭解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者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然則鑒可以茹我心匪鑒故不可茹文理易明而毛鄭反其義以為鑒不可茹而我心可茹者其失在於以茹為度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茹納也傳曰火日外景金水内景蓋鑒之於物納景在内凡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詩人謂衛之仁人其心匪鑒不能善惡皆納善者納之惡者不納以其不能

兼容是以見嫉於在側之羣小而獨不遇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者本謂仁人為羣小所怒故常懼禍而憂心焉如鄭氏云德備而不遇所以慍者則是仁人慍羣小爾以文理考之當是羣小慍仁人也居諸語助也日月詩傳云日乎月乎者是也胡迭更互之辭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日朘月削也安有大臣專恣日如月然之義哉

擊鼓

論曰擊鼓五章自爰居而下三章王肅以為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别之辭而毛氏無說鄭氏以為軍中士伍相約誓之言今以義考之當時王肅之說為是則鄭於此詩一篇之失太半矣州吁以魯隱四年二月弒桓公而自立至九月如陳見殺中間唯從陳蔡伐鄭是其用兵之事而謂其阻兵安忍衆叛親離者蓋衛人以其有弒君之大惡不務以德和民而以用兵自結於諸侯言其勢必有禍敗之事爾其曰衆叛親離者第言人心

不附爾而鄭氏執其文遂以為伐鄭之兵軍士離散案春秋左傳言伐鄭之師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兵出既不久又未嘗敗衂不得有卒伍離散之事也且衞人暫出從軍已有怨刺之言其卒伍豈宜相約偕老於軍中此又非人情也由是言之王氏之說為得其義

本義曰州吁以弑君之惡自立内興工役外興兵而伐鄭國數月之間兵出者再國人不堪所以怨刺故於其詩載其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别之語以見其情云我

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求與我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為必敗之計也因念與子死生勤苦無所不同本期偕老而今濶别不能為生吁嗟我心所苦如此可信而在上者不我信也洵亦信也

匏有苦葉

論曰詩刺衛宣公與夫人並為淫亂而鄭氏謂夫人者夷姜也夷姜宣公之父妾也宣姜者宣公子伋之婦也

此二人皆稱夫人皆與宣公為淫亂者考詩之言不可分別不知鄭氏何從知為獨刺夷姜也案史記夷姜生子曰伋其後宣公為伋娶齊女奪之是為宣姜學者因附鄭說謂作詩時末為伋娶故當是刺夷姜且詩作早晚不可知今直以詩之編次偶在前爾然則鄭說胡可為據也據詩牆有茨刺公子頑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蓋甚惡之之辭也宣公烝父妾淫子婦皆是鳥獸之行悖人倫之理詩人刺之宜為甚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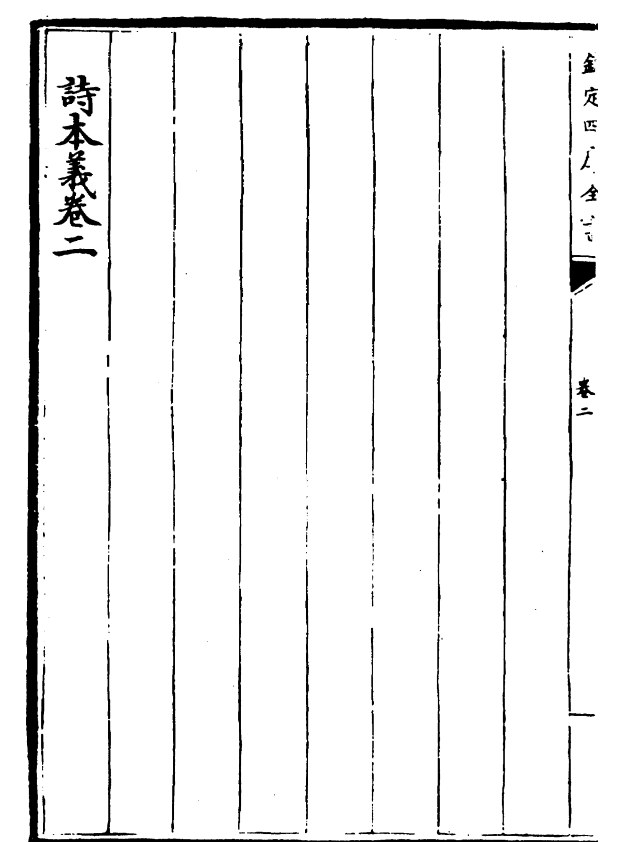
之辭也今鄭氏以匏葉苦濟水深爲八月納采問名之時又以深厲淺揭喻男女才性賢不肖長幼宜相當乃是刺婚姻不時男女不相當之詩爾且烝父妾奪子婦豈有婚姻之禮安問男女賢愚長幼相當與否蓋毛鄭二家不得詩人之意故其說失之迂遠也昔魯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晉叔向曰苦匏不才供濟於人而已蓋謂要舟以渡水也春秋國語所載諸侯大夫賦詩多不用詩本義第略取一章或一句假借其言以苟通其意

如鶻巢黍苗之類故皆不可引以為詩之證至於鳥獸草木諸物常用於人者則不應繆妄若匏為物當毛鄭未說詩之前其說如此若穆子去詩時近不應繆妄也今依其說以解詩則本義得矣毛鄭又謂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然周書曰牝雞無晨豈為走獸乎古語通用無常也

本義曰詩人以腰匏葉以渉濟者不問水深淺惟意所往期於必濟如宣公烝淫夷宣二姜不問可否惟意所

欲期於必得不懼滅亡之罪如涉濟者不思及溺之禍也濟盈不濡軌者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興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興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為匹而無親疎父子之别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士之娶妻猶有禮别宣公曽庶士之不若也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者謂行路之人衆皆涉矣有招之而獨不涉

者以待同行不忘其友也以刺夫人忘己所當從而隨人所誘曽行路之人不如也凡涉水者淺則徒行深則舟渡而腰匏以涉者水深而無舟蓋急遽而蹈險者也故詩人引以爲比



詩本義卷二

詩本義卷三

宋 歐陽修 撰

北風

論曰北風本刺衛君暴虐百姓苦之不避風雪相攜而去爾鄭謂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喻君政教暴酷者非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者承上攜手同行之路云其可虛徐而不進乎謂當亟去爾皆民相招之辭而鄭謂在位

之人故時威儀寛徐今為刻急之行者亦非也詩人必不前後述衛君臣而中以民去之辭間之若此豈成文理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者鄭謂喻君臣相承為惡如一且赤黑狐烏之自然非其惡也豈以喻君臣之惡皆非詩之本義也

本義曰詩人刺衛君暴虐衛人逃散之事述其百姓相招而去之辭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者民言雖風雪如此有與我相恩好者當與相攜手

衛風冒雪而去爾其虚其邪既亟只且者言無暇寛徐當急去也莫赤匪狐莫黒匪烏謂狐兎各有類也言民各呼其同好以類相攜而去也故其下文云恵而好我攜手同車是也

静女

論曰静女之詩所以爲刺也毛鄭之説皆以爲美既非陳古以刺今又非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直言衛國有正静之女其徳可以配人君考序及詩皆無此義然則既

失其大旨而一篇之内隨事為說訓解不通者不足怪也詩曰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據文求義是言静女有所待於城隅不見而徬徨爾其文顯而義明灼然易見而毛鄭乃謂正静之女自防如城隅則是舍其一章但取城隅二字以自申其臆說爾彤管不知為何物如毛鄭之說則是女史所執以書后妃羣妾功過之筆之赤管也以為女史所書是婦人之典法彤管是書典法之筆故云遺以古人之法何其迂也

據詩云靜女其孌遺我彤管所謂我者意是靜女以彤管所貽之人也若彤管是王宮女史之筆靜女從何得以遺人使靜女家自有彤管用以遺人則因彤管自媒何名靜女若謂詩人假設以爲言是又不然且詩人本以意有難明故假物以見意如彤管之說左右不通如此詩人假之何以明意理必不然也其下文云彤管有煒說懌女美鄭既不能爲說遂改爲說釋以曲就己義改經就注先儒固已非之矣荑茅之始生而秀者何取其有

始有終毛義既失鄭又附之謂可以供祭祀據詩但言
其美爾安有共祭祀之文皆衍說也據序言靜女刺時也
衛君無道夫人無徳謂宣公與二姜淫亂國人化之淫風
大行君臣上下舉國之人皆可刺而難於指名以徧舉
故曰刺時者謂時人皆可刺也據此乃是述衛風俗男
女淫奔之詩爾以此求詩則本義得矣古者鍼筆皆有
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彤管是何物也但彤是色之美
者蓋男女相恱用此美色之管相遺以通情結好爾

本義曰衛宣公既與二夫人烝淫爲鳥獸之行衛俗化之禮義壞而淫風大行男女務以色相誘悅務誇自道而不知爲惡雖幽靜難誘之女亦然舉靜女猶如此則其他可知故其詩述衛人之言曰彼姝然靜女約我而俟我於城隅與我相失而不相見則踟躕而不能去又曰彼孌然靜女贈我以彤管此管之色煒然甚盛如女之美可悅懌也其卒章曰我自牧田而歸取彼茅之秀者信美且異矣然未足以比女之爲美聊貽美人以爲

報爾

新臺

論曰毛傳新臺訓詁而已其言旣簡不知其意如何未可遽言其得失至鄭傳釋籧篨為口柔戚施為面柔然後一篇之義皆失國語晉胥臣對文公言籧篨不可使俯注謂籧篨偃人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注謂戚施僂人不可使仰與僬僥侏儒矇瞍嚚瘖聾聵僮昏之類皆是人之不幸而身病者故謂之八疾鄭旣以為籧篨戚施並斥衛宣公據詩宣

公淫亂不恤國事兵革數起北風刺其虐政衛人怨怒相攜持而叛去二子乘舟又殺伋壽乃是衛之暴君似非柔者其淫於子婦鳥獸之行最爲大惡詩人刺之宜加以深惡之言不當但言其口柔面柔而已鄭意自謂籧篨戚施本是病人以口面柔者似之故取以爲言爾使宣公口面不柔耶詩人刺其大惡何故委曲取此小疾以斥之使宣公性實柔耶不當兼此二事葢口柔不能俯則是仰矣又安得戚施面柔不能仰則是俯矣又

安得籧篨哉一人之身不容兼此二事此尤可笑者鮮少殄絕訓釋甚明而鄭解鮮為善又改殄為腆以曲成已說此尤不可取也今以毛傳訓詁求詩本義又據毛解卒章則毛雖簡略於義為得

本義曰衛人惡宣公淫其子婦乃臨河上築高臺而遂之以求燕婉之樂國人過其下者多仰面視之不少不絕言國人仰視者多也此惡宣公淫不避人如鳥獸爾卒章言齊姜本嫁其子反與其父於此臺上共求燕婉

之樂使國人見此又或俯面而不欲視之得此猶遇此也言遇此人而俯面不欲視據詩公在臺上其下之人甚衆有仰而視者有俯而不欲視者然則不欲視者惡之尤深

二子乘舟

論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毛謂國人傷二子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據傳言壽伋相繼而往皆見殺豈謂汎汎然不礙引譬不類非詩人

之意也宣公奪伋妻為鳥獸之行使伋之齊而殺之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罪惡乃為得禮若壽者葢不當先往而就死二子舉非合理死不得其所聖人之所不取但國人憐而哀其不幸故詩人述其事以譬夫乘舟者汎汎然無所維制至於覆溺可哀而不足尚亦猶語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也詩人之意如此而已不瑕有害毛說是矣

牆有茨

論曰牆有茨文義皆簡而易明由毛公一言之失鄭氏從而附之遂汨詩之本義公子頑通乎宣姜鳥獸之行人所共惡當加誅戮然宣姜是國君之母誅公子頑則暴宣姜之罪傷惠公子母之道故不得而誅爾詩人乃引蒺藜人所惡之草今乃生於牆理當埽除然欲埽除則懼損牆以比公子頑罪當誅戮欲誅則懼傷惠公子母之道其義如此而已所謂毛公一言之失者謂牆所以防非常也且詩人取物比興本以意有難明假物見

意爾若謂牆以防非常則雖有蒺藜生其上何害其防非常也且所謂牆以防非常者為内外之限爾若上有蒺藜則人益不可履而踰是於牆反有助爾此豈詩人之本意哉詩人本意但惡公子頑當誅懼有所傷而不得誅如蒺藜當去懼損牆而不得去爾毛公言去之傷牆則近矣

相鼠

論曰經義固常簡直明白而未嘗不為説者迂回汨亂

而失之彌遠也相鼠之義不多直刺衛之羣臣無禮儀爾詩之意言人不如鼠爾而毛鄭氏以鼠比人此其失也毛言居尊位爲闇昧之行考序及詩皆無此義而鄭氏又從而附之謂偷食茍得不知廉恥皆詩所無鼠穴處詩人不以譬高位也本刺無禮儀何取鼠之偷食詩言鼠有皮毛以成其體而人反無威儀容止以自飭其身曾鼠之不如也人不如鼠則何不死爾此甚嫉之之辭也三章之意皆然更無他意也

考槃

論曰考槃本述賢者退而窮處鄭解永矢弗諼以謂誓不忘君之惡永矢弗過謂誓不復入君之朝永矢弗告謂誓不告君以善道如鄭之說進則喜樂退則怨懟乃不知命之很人爾安得為賢者也孔孟常不遇矣所居之國其君召之以禮無不往也顔子常窮處矣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也使詩人之意果如鄭說孔子録詩必不取也

本義曰考成槃樂也考槃在澗碩人之寛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謂碩人居於山澗之閒不以爲狹而獨言自謂不忘此樂也碩人之寛澗居雖狹賢者以爲寛也永矢弗過者謂安然樂居澗中不復有所他之也永矢弗告者自得其樂不可妄以語人也

氓

論曰氓據序是衛國淫奔之女色衰而爲其男子所棄困而自悔之辭也今考其詩一篇始終皆是女責其男

之語凡言子言爾者皆女謂其男也鄭於爾卜爾筮獨以謂告此婦人曰我卜汝宜為室家且上下文初無男子之語忽以此一句為男告女豈成文理據詩所述是女被棄逐怨悔而追序與男相得之初殷勤之篤而責其終始棄背之辭云子初來即我謀我既許子而爾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而往爾推其文理爾卜爾筮者女爾其男子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皆是女被棄逐困而自悔之辭

鄭以爲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今據上文以我賄遷下文桑之落矣皆是女之自語豈於其間獨此數句爲國之賢者之言據序但言序其事以風則是詩人序述女語爾不知鄭氏何從知爲賢者之辭蓋臆說也桑之沃若喻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殞又喻男意易得衰落爾鄭以桑未落爲仲秋時又謂鳩非時而食葚且桑在春夏皆未落豈獨仲秋而仲秋安得有葚此皆其失也蓋女謂我愛彼男子情意盛時與之

耽樂而不思後患譬如鳩愛葚而食之過則為患也凡弟不知咥其笑矣據本文謂不知而笑鄭箋云若其知之則笑我與詩意正相反也詩述女言我為男子誘而弃也凡弟不知我今被其酷暴乃笑我爾意謂使其知我今困於棄逐則當哀我也其意如此而已

竹竿

論曰竹竿之詩據文求義終篇無比興之言直是衛女嫁於異國不見答而思歸之詩爾其言多述衛國風俗

所安之樂以見己志思歸而不得爾而毛鄭曲爲之說常以淇水爲比喻詩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毛謂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取物比事既非倫類又與下文不相屬詩下文云豈不爾思遠莫致之且衛女嫁在夫家但恩意不相厚爾是所謂近而不相得也而詩云遠莫致之故知毛説難通也鄭又以泉源小水當流入淇大水今不入淇而相左右喻女當歸夫家而不見荅如鄭此說是以泉源喻女而以淇水喻夫家也若

然則小水自不流入淇是衛女自不歸夫家爾義豈得安又其下章云淇水滺滺檜楫松舟謂舟楫相配得水而行如男女相配得禮而備則又以淇水喻禮也不唯淇水喻禮義自不倫且上章以淇水喻夫家下章又以淇水喻禮詩人不必二三其意雜亂以惑人也

本義曰衛女之思歸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執竿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今我豈不思復見之乎而遠嫁異國不得歸爾又言泉淇二水之間衛

人之所常遊處也今我嫁在異國與父母兄弟皆不得相近況此二水乎因又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閒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己有所不如也又言淇水滺滺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序言思而能以禮者謂雖不見荅而不敢道夫家之過惡亦不敢有欲去之心但陳衛國之樂以見思歸之意爾若谷風及氓則多述夫家之過惡也

揚之水

論曰據詩三章周人以出戍不得更代而怨思爾其序言不撫其民者謂勞民以逺戍也鄭氏不原其意遂以不流束薪謂恩澤不行于民且激揚之水本取其力弱不能流移束薪與恩澤不行意不類由鄭氏泥於不撫其民而不考詩之上下文義也

本義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於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名發諸侯獨使周人逺戍久而不得代爾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曷月還歸者久

而不得代也

兎爰

論曰鄭氏於詩其失非一或不取序文致乖詩義或遠棄詩義專泥序文或序與詩皆所無者時時自為之說兎爰之義據序文及詩本以桓王之時周道衰微諸侯背叛君子惡居亂世不樂其生之詩也而鄭氏泥於王師傷敗之言遂以逢此百罹為軍役之事又以兎雉喻政有緩急且詩言欲寐而不覺其惡時甚矣政有緩急

未爲大害也矧夫政體自當有緩有急就令寛猛失中詩人未至欲寐而不覺也

本義曰有兎爰爰雉離于羅者歎物有幸不幸也謂兎則爰爰而自得雉則陷身於羅網兎則幸而雉不幸也其曰我生之初尚無爲者謂昔時周人尚幸世無事而閒緩如兎之爰爰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者謂今時周人不幸遭此亂世如雉陷於網羅盖傷已適丁其時也

采葛

論曰詩人取物為比比所刺美之事爾至於陳己事可以直述不假曲取他物以為辭采葛采蕭采艾皆非王臣之事此小臣賤有司之所為也讒人者害賢材離間親信乃大臣賢士之所懼彼詩人不當引小臣賤有司之事以自陳此毛鄭未得於詩而強為之說爾故毛直以謂采葛者自懼讒而鄭覺其非因轉釋以為喻臣以小事出使者二家之說自相違異皆由失其本義也

本義曰詩人以采葛采蕭采艾者皆積少以成多如王

聽讒説積微而成惑夫讒者疏人之所親疑人之所信奪人之所愛非一言可効一日可爲必須累積而後成或漸入而日深或多言之並進故曰浸潤之譖又謂積毁銷骨也是以詩人刺讒常以積少成多爲患采葛之義如是而已至於采苓防有鵲巢巷伯青蠅其義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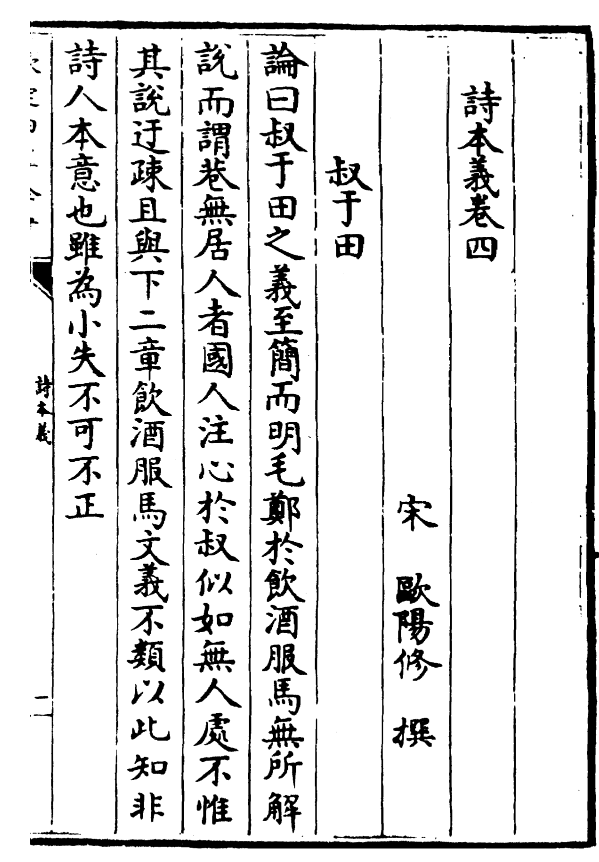
丘中有麻

論曰留爲姓氏古固有之然考詩人之意所謂彼留子嗟者非爲大夫之姓留者也莊王事迹略見春秋史記

當時大夫留氏亦無所聞於人其被放逐亦不見其事既其事不顯著則後世何從知之詩人但以莊王不明賢人多被放逐所以刺爾必不專主留氏一家及其云子國則毛公又以為子嗟之父前世諸儒皆無考據不知毛公何從得之若以子國為父則下章云彼留之子復是何人父子皆賢而並被放逐在理已無若汎言留氏舉族皆賢而皆被棄則愈不近人情矣況如毛鄭之說留氏所以稱其賢者能治麻麥種樹而已矣夫周人

衆矣能此者豈一留氏乎况能之未足為賢矣此詩失
自毛公而鄭又從之
本義曰莊王之時賢人被放逐退處於丘壑國人思之
以為麻麥之類生於丘中以其有用皆見收於人唯彼
賢如子嗟子國者獨留於彼而不見録其來施施難於
自進也將其來食思其來而録之也貽我佩玖謂其有
美德也子嗟子國當時賢士之字汎言之也

詩本義卷三



詩本義卷四

宋 歐陽修 撰

叔于田

論曰叔于田之義至簡而明毛鄭於飲酒服馬無所解說而謂巷無居人者國人注心於叔似如無人處不惟其說迂踈且與下二章飲酒服馬文義不類以此知非詩人本意也雖為小失不可不正

本義曰詩人言大叔得衆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則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其二章又言叔出則巷無可共飲酒之人矣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好也其三章又言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矣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武也皆愛之之辭

羔裘

論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毛鄭皆以三英為三德者本無所據蓋旁取書之三德曲為附麗爾六經所在三數

甚多苟可曲以附麗則何説不可據詩三章皆上兩言
述羔裘之美下兩言稱其人之善其一章曰羔裘如濡
洵直且侯者言此裘潤澤信可以為君朝服洵信也至
其下言則稱其人曰彼其之子守命不變也其二章曰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言裘所以用豹為飾者以豹有武
力之獸也故其下言稱其人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者
謂服以武力之獸為飾而彼剛彊正直之人稱其服爾
其三章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亦當是述羔裘之美其

下言始云彼其之子邦之彦兮者謂稱其服也英美也粲衣服鮮明貌但三英失其義不知其為何物爾故闕其所未詳

女曰雞鳴

論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是詩人述夫婦相與語爾其終篇皆是夫婦相語之事盖言古之賢夫婦相語者如此所以見其妻之不以色取愛於其夫而夫之於其妻不說其色而内相勉勵以成其賢也而鄭氏於其卒章

知子之來之以為子者是異國之賔客又言豫儲珩璜
雜佩又言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意皆非詩文所有委
曲生意而失詩本義且既解卒章以此又因以宜言飲
酒與子偕老亦為賔客斯又泥而不通者也今徧考詩
諸風言偕老者多矣皆為夫婦之言也且賔客一時相
接豈有偕老之理是殊不近人情以此求詩何由得詩
之義

本義曰詩人刺時好色而不說德乃陳古賢夫婦相警

厲以勸生之語謂婦勉其夫早起往取鳬鴈以為具飲酒歸以相樂御其琴瑟樂而不淫以相期於偕老凡云子者皆婦謂其夫也其卒章又言知子之来相和好者當有以贈報之以勉其夫不獨厚於室家又當尊賢友善而因物以結之此所謂說德而不好色以刺時之不然也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論曰有女同車序言刺忽不昏於齊卒以無大國之助

至於見遂今考本篇了無此語若於山有扶蘇義則有之山有扶蘇序言刺忽所美非美考其本篇亦無其語若於有女同車義則有之二篇相次疑其戰國秦漢之際六經焚滅詩以諷誦相傳易為差失漢興承其訛繆不能考正遂以至今然不知魯韓齊三家之義又為何說也今移其序文附二篇之首則詩義煥然不求自得定本有女同車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山有扶蘇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

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毛鄭之說與予之本義學者可以擇焉

本義曰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云者詩人極陳齊女之美如此而鄭忽不知為美反娶於他國是所美非美也又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云者詩人以草木依託山隰皆得茂盛榮華以刺鄭忽不能依託大國以自安全遂斥其君此狂狡之童爾各舉一章則下章之義不

異也

褰裳

論曰褰裳之詩鄭有忽突爭國之事思大國來定其亂也據詩但怨諸侯不來而箋意謂鄭人不往義正相反此其失也其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者謂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行涉溱水而來則至矣言甚易而不來爾而鄭謂有大國思我則我揭衣渡水往告以難也且以

難告人豈待其思而後往告亦不以難而不往也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子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爾詩人假為此言以述鄭怨諸侯不相救邮爾而鄭謂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者穿鑿之衍說也又曰豈無他士者猶言他人爾鄭謂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者亦拘儒之說也

子衿

論曰子衿據序但刺鄭人學校不修爾鄭以學子在學

中有留者有去者毛傳又以嗣為習謂習詩樂又以一
日不見如三月謂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苟如其說則學
校修而不廢其有去者猶有居者則勸其來學然則詩
人復何所刺哉鄭謂子寧不嗣音為責其忘已則是矣
據詩三章皆是學校廢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復羣居不
相見而思之辭爾挑達城闕閒日遨遊無度者也

東方之日

論曰東方之日毛鄭皆以喻君而毛謂日出東方人君

明盛鄭謂其明未融喻君不明東方之月毛鄭皆以喻臣而毛亦謂月盛於東方鄭又以為不明以詩文考之日月非喻君臣毛鄭固皆失之矣至於明不明之説二家特相反而日出東方明最盛皆智愚所具見而鄭以為不明者蓋遷就已説爾若毛既謂日月在東方為君臣盛明則於詩序所謂君臣失道者義豈得通此其又失也

本義曰東方之日日之初升也蓋言彼姝者子顔色奮

然美盛如日之升也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者相邀以奔之辭也此述男女淫風但知稱其美色以相誇榮而不顧禮義所謂不能以禮化也下章之義亦然

南山

論曰南山刺齊襄與魯文姜之事毛鄭得之多矣其曰葛屨五兩冠緌雙止毛但云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而不究其說鄭謂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傅姆同處冠緌喻襄公文姜與姪娣傅姆五人為奇襄公往

從而雙之詩人之意必不如此然本義已失矣故闕其所未詳

蟋蟀

論曰蟋蟀之義簡而易明鄭氏以農功為詩考序及詩但刺僖公不能以禮自娯樂爾初不及農功也國君之尊以禮晏樂自有時豈如庶人必待農隙乎鄭惟此為衍說爾職思其外毛謂禮樂之外鄭謂國外至四境鄭又謂職思其憂為鄰國侵伐之事皆失之詩曰蟋蟀在

堂者著歲將晚而日月之逮宜為樂也職思其外者謂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爾謂廣為周慮也一國之政所憂非一事不専備侵伐也

揚之水

論曰詩人本刺昭公封沃而桓叔盛彊而毛鄭謂波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如桓叔除民所患民得有禮義遂如二家之說則是桓叔善治其民非其盛彊為晉患也據序所陳直謂昭公微弱不能制桓叔之彊

民皆舍弱就彊叛而歸沃爾非謂民知就禮義也使民知就禮義則晉雖弱而不叛也詩王風鄭風及此有揚之水三篇其王鄭二篇皆以激揚之水力弱不能流移束薪豈獨於此篇謂波流湍疾洗去垢濁以意求之當是刺昭公微弱不能制沃與不流束薪義同則得之矣本義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彊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毛鄭之說亦通

也

采苓

論曰毛以采苓為細事與采葛傳同予於采葛論之矣鄭又轉釋細事以為小行詩人之意明白固不使後人須轉釋而後知也首陽山名人所共見而易知者毛以為幽僻鄭以為無徵皆失矣至於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以文意考之本是為一事而鄭分為二謂人之為言是稱薦人欲使見進用舍旃舍旃是

誇訕人欲使見貶退者考詩之意不然也盖其下文再舉人之為言而不復舉舍旃舍旃者知非二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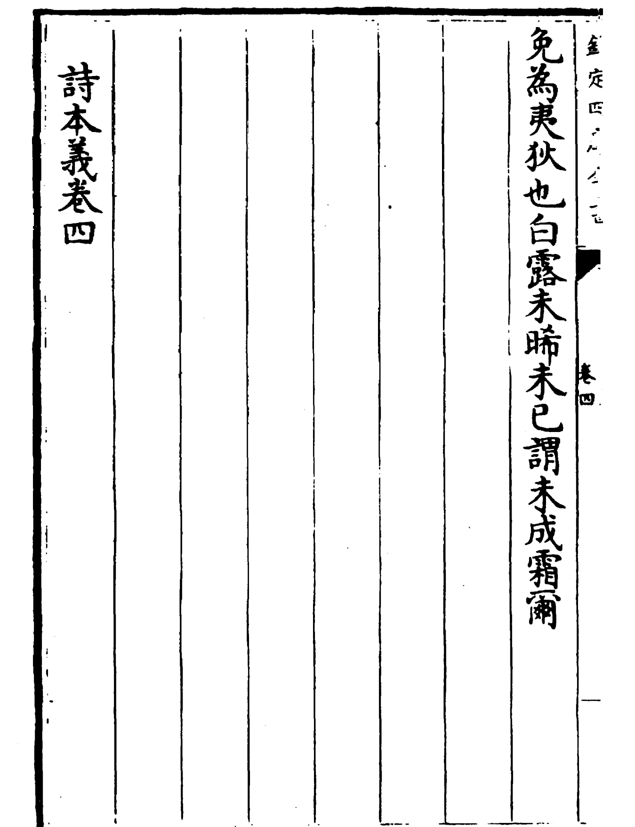
本義曰采苓者積少成多如讒言漸積以成惑與采葛義同其曰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者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為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審其虛實也義止如是而已

蒹葭

論曰據詩序但言刺襄公未能用周禮爾鄭氏以為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德教日久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案史記秦本紀周幽王時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秦襄公將兵救周戰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居西垂宮十六年以兵伐

戎戎敗走於是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又據詩小戎序云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但言征伐而不言敗逐之以史記及小戎序考之盖自西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而卒至文公立十六年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然則當詩人作蒹葭之時秦猶未得周之地鄭氏謂秦處周之舊土大言既乖其餘失詩本義不論可知

本義曰秦襄公雖未能攻取周地然已命為諸侯受顯服而不能以周禮變其夷狄之俗故詩人刺之以詩蒹葭水草蒼蒼然茂盛必待霜降以成其質然後堅實而可用以比秦雖彊盛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然後可列於諸侯所謂伊人者斥襄公也謂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逆流而上則道遠而不能達欲順流而下則不免困於水中以興襄公雖得進列諸侯而不知所為欲慕中國之禮義旣邈不能及退循其舊則不



免為夷狄也白露未晞未已謂未成霜爾

詩本義卷四

詩本義卷五

宋 歐陽修 撰

東門之枌

論曰子仲之子莫知為男也女也而鄭謂之男子穀旦者善旦也猶今言吉日爾鄭謂朝日善明者何其迂邪南方之原毛以為陳大夫原氏而鄭因以此原氏國中之最上處而家有美女附其說者遂引春秋莊公時季

友如陳莽原仲為此原氏且原氏陳之貴族宜在國中而曰南方之原者何哉據詩人所陳當在陳國之南方也而説者又以不績其麻而舞於市者遂為原氏之女皆詩無明文以意增衍而惑學者非一人之失也

本義曰陳俗男女喜淫風而詩人斥其尤者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以相誘説因道其相誘之語當以善旦期於國南之原野而其婦女亦不務績麻而婆娑於市中其下文又述其相約以往而悦慕其容色贈物

以為好之意蓋男女淫奔多在國之郊野所謂南方之原者猶東門之墠也

衡門

論曰毛鄭解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其義是矣自泌之洋洋以下鄭解為任用賢人則詩無明文大抵毛鄭之失在於穿鑿皆此類也鄭改樂為療謂飲水療飢理豈然哉

本義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敃恣可以勉進於善而

惜其懦無自立之志故作詩以誘進之云衡門雖淺陋若居之不以為陋則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若閲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若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為政以此勉其不能而誘進之也其首章既言雖小亦有可為其二章三章則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為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娶妻諸姓之女皆可娶若必待齊宋之族則不娶妻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有為而二章三章

言大國不可待而得此所謂誘掖之也

防有鵲巢

論曰詩人刺讒之意予於采葛論之矣鄭以防之有鵲巢卭之有旨苕處勢自然喻宣公信讒致此讒人其說汗漫不切於理若謂處勢自然則何物不然而獨引鵲巢旨苕邪至於中唐有甓則無所解蓋理有不通不能為說也

本義曰詩人刺陳宣公好信讒言而國之君子皆憂懼

及已謂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累積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累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旨鷊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

匪風

論曰毛傳發發飄風偈偈疾驅是矣而云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者非也至於誰能亨魚溉之釡鬵則惟以老子烹小鮮之説解烹魚二字今考詩人之意云誰能

亨魚者是設為發問之辭而其意在下文也毛鄭止解亨魚至於溉之釜鬵則無所說遂失詩人之意

本義曰詩人以檜國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天子治其國政以安其人民其言曰我顧瞻嚮周之道欲往告以所憂而不得往者非為風之飄發非為車之偈偈而不安我中心自有所傷怛而不寧也其卒章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者謂有能亨魚者必先滌濯其器器潔則可以亨魚若言誰能治安我人民必先平其國之亂政國亂

平則我民安矣故其下文又問誰將西至於周使其慰我以好音者謂思周人来平其國亂也

候人

論曰候人箋傳往往得之至維鵜不濡其翼則毛鄭各自為説然皆不得詩之本義而鄭猶近之毛云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詳其語謂在梁則濡翼矣此非詩人意也鄭謂當濡翼而不濡為非常考詩之意謂鵜不宜在梁如小人竊位爾豈但不濡其翼為非常邪不遂其

媾毛鄭訓媾爲厚鄭又以遂爲久今徧考前世訓詁無
厚久之訓訓釋既乖則失之遠矣鄭又謂天無大雨歲
不熟則幼弱者飢此尤迂闊之甚也據詩本無天旱歲
饑之事但以南山朝隮之雲不能大雨假設以喻小人
不足任大事爾安有幼弱者飢之理況歲凶饑人不止
幼弱也鄭箋朝隮其說是矣至幼弱者飢則何其迂哉
媾婚媾也馬融謂重婚爲媾不知其何據而云也鄭於
注易又以媾爲會大抵婚媾古人多連言之蓋會聚合

好之義也

本義曰曹共公遠賢而親不肖詩人剌其斥遠君子至有為候人執戈祋以走道路者而近彼小人寵以三命之芾於朝者三百人因取水鳥以比小人鵜鶘澤也俗謂淘河常羣居泥水中飢則没水求魚以食者謂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漁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禄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其曰不遂其媾者婚媾之義貴賤匹

偶各以其類彼在朝之小人不下從羣小居卑賤而越在高位處非其宜而失其類也其卒章則言彼小人者婉孌然佼好可愛至使之任事則材力不彊敏如小人弱女之飢乏者言其但以便辟柔佞媚悦人而不勝任用也

鳲鳩

論曰鳲鳩之詩本以刺曹國在位之人用心不一也如毛鄭以鳲鳩有均一之德而所謂淑人君子又如三章

所陳可以正國人則乃是美其用心均一與序之義特相反也此由以鳲鳩為均一之鳥而謂淑人君子為詩人所刺之人故也其既以鳲鳩有均一之德至於其子在梅在棘在榛則皆無所説者由理既不通故不能為説也又其三章皆美淑人君子獨於中間一章刺其不稱其服詩人之意豈若是乎至為疏義者覺其非是始略言淑人君子刺曹無此人而在梅在棘蠻為之説以附之然非毛鄭之本意也序言在位之人非止曹君盖

刺其臣事國懷私不一心於公室爾
本義曰鳲鳩之鳥所生七子皆有愛之之意而欲各盡
其愛也故其哺子也朝從上而下則顧後其下者為不
足故暮則從下而上又顧後其上者為不足則復自上
而下其勞如此所謂用心不一也及其子長而飛去在
他木則其心又隨之故其身則在桑而其心念其子則
在梅在棘在榛也此亦用心之不一也故詩人以此刺
曹臣之在位者因思古淑人君子其心一者其衣服儀

然可以外正四國内正國人歎其何不長壽萬年而在位以此刺今在位之不然也胡不萬年者已死之辭也

鴟鴞

論曰毛鄭於鴟鴞失其大義者二由是一篇之𣕉皆失詩三百五篇皆據序以為義惟鴟鴞一篇見於書之金縢其作詩之本意最可據而易明而康成之箋與金縢之書特異此失其大義一也但據詩義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寧取我子勿毁我室毛鄭不然反謂

鴟鴞自呼其名此失其大義者二也金縢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為詩以貽王毛鄭謂先為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已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二說不同而知金縢為是毛鄭為非者理有通不通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疑其不利於幼君遂有流言周公乃東征而誅之懼成王之怪已誅其二叔乃序其意作鴟鴞詩以貽王此金縢之說也其義簡直而易明毛鄭乃謂武王崩成王即位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

叔流言且冢宰聽政乃是常禮二叔何疑而流言此其不通者一也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東征二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誅之爾毛鄭乃謂二叔既流言周公避而居東者二年又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多得周公官屬而誅之且周公本以成王幼未能行事遂攝政若避而居東則周之國政成王當自行之若已能臨政二年何又待周公歸攝乎此其不通者二也刑賞國之大事也周公國之尊親大臣也使周公有閒隙而出

避成王能以周法刑其尊親大臣之屬周公復歸其勢必不得攝且周公所以攝者以成王幼而不能臨政爾若已能臨二年矣有能刑政其尊親大臣之屬則周公將以何辭奪其政而攝乎此其不通者三也矧周公誅管蔡前世說者多同而成王誅周公官屬六經諸史皆無之可知其臆說也詩謂我子者管蔡也我室者周室也鄭謂子者周公官屬也室者官屬之世家也毛又謂子為成王此又其失也諸儒用爾雅謂鴟鴞為鸋鴂爾

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其又謂鶚鴂為巧婦失之愈遠令鴟多攫鳥子而食鴞鴟類也

本義曰周公既誅管蔡懼成王疑已戮其兄弟乃作詩以曉諭成王云有鳥之愛其巢者呼彼鴟鴞而告之曰鴟鴞鴟鴞爾寧取我子無毀我室我之生育是子非無仁恩非不勤勞然未若我作巢之難至於口手羽尾皆病弊積日累功乃得成此室以譬寧誅管蔡無使亂我周室者我祖宗積德累仁造此周室以成王業甚艱難

其再言鴟鴞者丁寧而告之也又云予室翹翹懼為風

雨所漂揺故予維音嘵嘵者喻王室不安懼有動揺傾

覆使我憂懼爾其他訓詁則如毛鄭

破斧

論曰破斧箋傳意同而說異然皆失詩人本意毛謂斧

斨民之用禮義國家之用其言雖簡其意謂四國流言

破缺國家之禮義所以周公征之且詩人所惡者本以

四國流言毁傷周公爾况今考詩序並無禮義之說詩

人引類比物長於譬喻以斧斨比禮義其事不類況民之日用不止斧斨為説汗漫理不切當非詩人之本義也至康成又以斧斨刑傷成王則都無義類矣

本義曰斧斨刑戮征伐之用也四國為亂周公征討凡三年至於斧破斨缺然後克之其難如此然周公必往征之者以哀此四國之人陷於逆亂耳斨刃可缺斧無破理葢詩人欲甚其事者其言多過故孟子曰不以辭害志者謂此類也錡銶義與首章同

伐柯

論曰毛傳謂禮義治國之柄又云治國不以禮則不安至於所願上下等語不惟簡略汗漫而已考之詩序都無此意且詩序言刺朝廷之不知者謂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出往討之及罪人既獲猶懼成王君臣疑惑乃作鴟鴞詩示王以明巳所以討叛之意而成王未啟金縢不見周公欲代武王之事雖得鴟鴞之詩未敢誚公而心有流言之惑故周公盤桓

居東不歸於此之時周之大夫作伐柯詩以刺朝廷不知周公之忠也康成不然反謂成王既遭雷風之變已啓金縢之後羣臣猶不知周公則與詩書之説異矣且成王已得金縢之書見周公欲代武王之事乃捧書涕泣君臣悔過出郊謝天遂迎公以歸是已知周公矣羣臣復何所惑而疑於王迎之禮哉康成區區止説王迎之事由是失詩之大㫖也

本義曰伐柯如何者發問之辭也詩人刺成王君臣譬

彼伐柯者不知以何物伐之乃問曰如何可伐而荅者曰必以斧伐也以斧伐柯易知之事而猶發問是謂不知也娶妻必以媒其義亦然其卒章又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者謂所伐之柯即手執之柯是也亦誚其易知而不知以譬周公近親而有聖德成王君臣皆不能知也又云我覯之子籩豆有踐者謂欲見之子非難事第列籩豆為相見之禮即可見矣其如王不知公使久居於外而不名何

九罭

論曰九罭之義毛鄭自相違戾以文理考之毛說為是也爾雅云緵罟謂之九罭者謬也當云緵罟謂之罭前儒解罭為囊謂緵罟百囊網也然則網之有囊當有多有少之數不宜獨言九囊者是緵罟當統言緵罟謂之罭而罭之多少則隨網之大小大網百囊小網九囊於理通也九罭既為小網則毛說得矣鴻飛遵渚遵陸毛皆以為不宜於理近是而言略不盡其義且鴻鴈水鳥

而遵渚乃曰不宜至遵陸又曰不宜則彼鴻鴈者舍水陸皆不可止當何所止邪盖獨不詳詩文鴻飛之語爾鴻鴈喜高飛今不得翔於雲際而飛不越水渚又下飛田陸之間由周公不得在朝廷而留於東都也此是詩人之意爾至於衮衣毛鄭又為二說毛云所以見周公意謂斥成王當被衮衣以見周公鄭謂成王當遣人持上公衮衣以賜周公而迎之其說皆踈且迂矣且周大夫方患成王君臣不知周公尚安能賜衮衣而迎之迎

猶未能東都之人安能使賜衮衣留封於東都也

本義曰周大夫以周公出居東都成王君臣不知其心而不名使久處於外譬猶鱒魴大魚反在九罭小罟因斥言周公云我覯之子衮衣繡裳者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其二章三章云鴻鴈遵渚遵陸亦謂周公不得居朝廷而留滯東都譬夫鴻鴈不得飛翔於雲際而下循渚陸也因謂東都之人曰我公所以留此者未得所歸故處此信宿間爾言終當去也其曰公歸不

復者言公但未歸爾歸則不復來也其卒章因道東都
之人留公之意云爾是以有袞衣者雖宜在朝廷然無
以公歸使我人思公而悲也詩人述東都之人猶能愛
公所以深刺朝廷之不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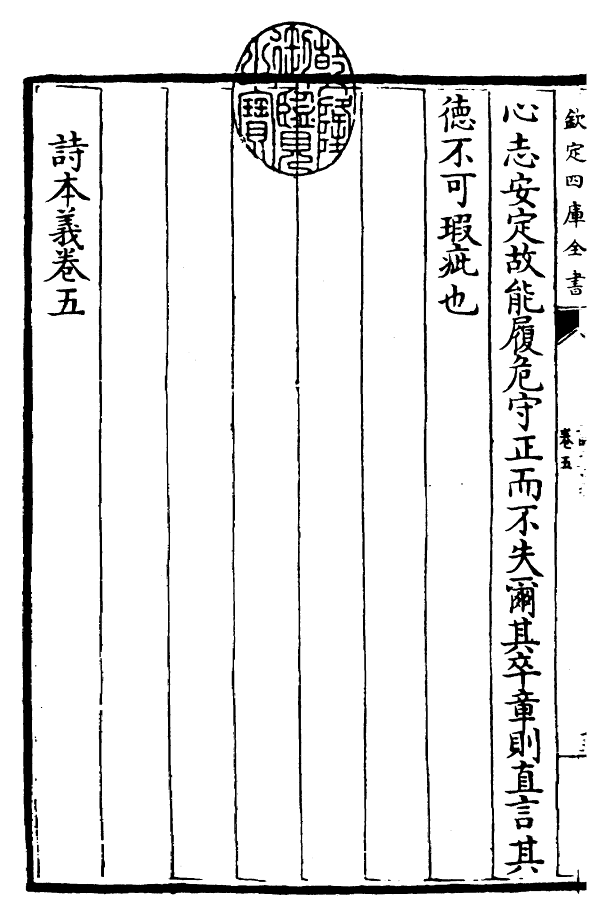
狼跋

論曰據序言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周公不失
其聖考於金縢自成王啟鑰見書之後悔泣謝天遂迎
公以歸是已知公矣而狼跋詩序止言王不知則未啟

金縢以前攝政之初流言方興管蔡未誅而周公居東都時所作之詩也康成乃言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大師終始無愆皆是已迎公歸後事與序所言乖矣至於公孫碩膚又以孫為遁謂周公攝政七年之後遁避成功之大美而復成王之位因以遂其繆説可謂惑矣毛傳跋胡疐尾是矣而謂公孫為成王是豳公之孫亦已疎矣且詩本美周公而毛以謂成王有大美又不解赤舄之義固知其疎繆矣然鄭皆釋碩膚為美此其

所以失也膚體也碩大也碩膚猶言膚革充盈也孫當讀如遜順之遜

本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四國流言於外成王見疑於內公於此時進退之難譬彼狼者進則疐其胡退則跋其尾而狼能不失其猛公亦不失其正和順其膚體從容進退履舃几几然舉止有儀法也然序本言周公不失其聖謂不損其德爾今詩乃但言和順膚體從容進退者盖以見周公遭讒疑之際而無惶懼之色身體充盈



心志安定故能履危守正而不失爾其卒章則直言其德不可瑕疵也

詩本義卷五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漋

謄錄監生臣侍　臣

謄錄監生臣何　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本義卷六至八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詩本義卷六

宋　歐陽修　撰

鹿鳴

論曰鹿鳴言文王能燕樂嘉賔以得臣下之歡心爾考詩之意文王有酒食以與羣臣燕飲如鹿得美草相呼而食爾其義止於如此而傳云懇誠發于中者衍説也聖人不窮所不知鳥獸之類安能知其誠不誠考上下

經文初無此意可謂衍說也其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者謂示我於周行恩禮之勤若此爾古字多通用示視義同而鄭改示為寘遂失詩義毛傳德音孔昭既簡略未知其得失鄭引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謂此嘉賓語國君以先王德教國君以此賓語示天下之民使其化之皆不偷於禮義者非也且使庶民不薄於禮義必須君臣漸漬教化使然豈飲酒之際一言可致此其曲說也考詩之意使君子則傚我者謂傚我厚嘉賓也

本義曰文王有酒食能與羣臣共其燕樂三章之義皆然其首章言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云者言我有賢臣與其同樂既飲食之又奏以笙簧將以幣帛凡人之欲與我相好者示我於周行之臣恩意如此爾其二章云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者又言我此嘉賓皆有令德之音遠聞我待之厚禮所以示民遇此嘉賓不薄之意使凡為君子者當則傚我所為常厚禮有德者故其下文又云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者謂君子當

儆我厚嘉賓也其卒章之義甚明不煩曲解

皇皇者華

論曰皇華序及箋傳皆失之然其大義僅存也據序止言君遣使臣遠而有光華此但解首章一句爾其所以累章丁寧之意甚多不止有光華而已也其云送之以禮樂則詩文無之又衍說也毛鄭之失在乎皆用魯穆叔之說為箋傳故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也凡詩五章悉用此為解則一篇之義皆失矣毛以懷為和初無義

理鄭改為私用穆叔之説爾其忠信為周訪問為咨意謂大夫出使見忠信之賢人就之訪問今詩文乃曰周爰咨諏是出見忠信之賢人止一周字豈成文理若直以周為周詳周徧之周則其義簡直不解自明也又曰訪問為咨則所問何者非事而獨以咨諏為咨事其下咨謀咨度咨詢非事而何其又以謀事之難易為咨謀而穆叔直謂咨難為謀若書曰汝有大疑謀及卿士庶人則凡問於人皆可曰謀矣書又云爾有嘉謀入告于

君則又不止問於人為謀以事告人亦曰謀矣其又以咨禮義所宜為度而穆叔止云咨禮二説亦自不同且度忖度也施於何事不可奚專於咨禮義哉其又以親戚之謀為詢書曰詢于衆豈皆親戚乎若此之類甚多故可知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而六德之説可廢也據詩首章直言使臣將命而出有光華爾毛鄭所謂遠近高下不易其色亦衍説也

本義曰周之國君遣其臣出使其首章稱美其賢材能

將君命爲國光華于外爾云于原隰者其道路所經也
既又勉其於事每思惟恐不及也懐思也其二章以下
則戒其調御車馬雖有馳驅之勞不忘國事周詳訪問
因以博采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詩人述此見周之
興國之初其君臣勤勞於事如此爾諏謀度詢其義不
異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其類甚多

常棣

論曰毛傳鄂不韡韡但云鄂鄂然光明其言雖簡然於

義未失而鄭改不為柎先儒固已言其非矣且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為柎葢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毛謂聞常棣之言為令者葢嫌作詩之人指當時為令而義不通於後故言後世之誦是詩以相戒者所誦詩之時即為令矣意謂後世之人亦莫如兄弟矣此義雖不解亦可在毛氏已為衍而鄭又從而為說曰始聞常棣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厚皆衍說也毛解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止言

衷聚也求矣言求兄弟於詩雖無所發明然未為害義鄭則不然且詩止云兄弟求矣而鄭謂能立榮顯之名既於詩無文箋何從而得此義又云原隰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者亦非也且原也隰也乃土地高下之别名爾土地不動無情之物或高或下不相為謀安有相與聚居之理此尤為曲說也毛謂飲酒之飫為私者燕私之意也鄭乃云圖非常大疑之事豈詩人本意哉惟不如友生之說毛鄭意同而皆失且詩人本

欲親兄弟如毛鄭之說則是作詩者教人急難時親兄弟安平時不如親友生矣

本義曰作詩者見時兄弟失道乃取常棣之木花蕚相承韡韡然可愛者以比兄弟之相親宜如此因又極陳人情以謂人之親莫如兄弟凡人有死喪可畏之事惟兄弟是念雖在原隰廣野衆聚之中必求其兄弟如脊令飛鳴而求其類此既言兄弟之相親者如是又言兄弟雖有內鬩者至逢外侮猶共禦之又言當急難時雖

有朋友但能長歎而無相助者惟兄弟自相求如此及乎喪亂平而安寧則反視兄弟不如友生此乃責之之辭所謂弔其不咸也由是陳籩豆飲酒之樂以謂兄弟宜以此相樂則妻子室家皆和樂矣使其深思如此為是乎

伐木

論曰伐木文王之雅也其詩曰以速諸父毛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父陳饋八簋又以為天子之簋則此詩文

王之詩也伐木庶人之賤事不宜為文王之詩作序者自覺其非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且文王之詩雖欲汎言凡人須友以成猶當以天子諸侯之事為主因而及於庶人賤事可矣今詩每以伐木為言是以庶人賤事為主豈得為文王之詩鄭氏云昔日未居位在農時與友生為伐木勤苦之事者亦非也且文王未居位未嘗在農也古者四民異業其他諸侯至於卿大夫士未居位時皆不為農亦不必自伐木庶

人當伐木者又無位可居以此知鄭説為繆也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考詩之意是為鳥在木上聞伐木之聲則驚鳴而飛遷于他木方其驚飛倉卒之際猶不忘其類相呼而去其在人也可不求其友乎其義甚明矣然果如此義則是此詩主以鳥鳴求友為喻爾至其下章則了不及鳥鳴之意但云伐木許許伐木于阪便述朋友之事與首章意殊不類蓋失其本義

矣故闕其所未詳

天保

論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所以答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然毛鄭不能無小失鄭以俾爾多益以莫不興為每物益多及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川之方至為萬物增多皆詩文無之雖國君受天之福則當被於民物然詩既無文則為衍說毛以公為事鄭謂先公是矣若鄭謂羣臣舉事得宜而受福禄亦詩文無之

本義曰天之安定我君甚堅固既亶以信厚之德則何福不可以除之俾爾多益而衆也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殷勤重複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其下章則又欲其國家興盛如山阜岡陵之高大如川流之寖長而又增之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於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君而神亦詒之多福使民及羣黎百姓皆被及之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

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為況曰如日如月之常明如山之常在如松柏之常茂其卒章云無不爾或承者謂上六章之所陳者使我君皆承之也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愛其上深至如此爾恒常也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

出車

論曰詩文雖簡易然能曲盡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詩義者以人情求之則不遠矣然學者常至於迂遠遂

失其本義毛鄭謂出車于牧以就馬且一二車邪自可以馬駕而出若衆車邪乃不以馬就車而使人挽車遠就馬于牧此豈近人情哉又言先出車於野然後名將率亦於理豈然其以草蟲比南仲阜螽比近西戎諸侯由是四章五章之義皆失一篇之義不失者幾何

本義曰西伯命南仲為將往伐玁狁其成功而還也詩人歌其事以為勞還率之詩自其始出車至執訊獲醜而歸備述之故其首章言南仲為將始駕戎車出至于

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来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二章陳其車旗以謂軍容之盛雖如此然我心則憂王事我僕則亦勞瘁矣三章遂城朔方而除玁狁其四章五章則言其凱還之樂敘其將士室家相見歡欣之語其將士曰昔我出師時黍稷方華今我来歸則雨雪消釋而泥塗矣我所以久於外如此者以王事之故不得安居我非不思歸盖畏簡書也其室家則曰自君之出我見阜螽躍而與非類之草蟲合自懼獨居

有所彊迫而不能守禮每以此草蟲為戒故君子未歸時我常憂憂心忡忡今君子歸矣我心則降我所以獨居憂懼如此者以我君子出從南仲征伐之故也其卒章則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由我南仲之功赫赫然顯大而玁狁之患自此遂平也

湛露

論曰據序止言天子燕諸侯而箋以二章為燕同姓三

韋燕庶姓卒韋為燕二王後者詩既無文皆為衍説由詩有在宗載考之言遂生穿鑿爾鄭又以露之在物使柯葉低垂喻諸侯有似醉之貌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有似露見日而晞何其臆説也詩但言露匪陽不晞爾初無柯葉低垂之文鄭何從而得此義若詩人欲述諸侯似醉之狀則當以柯葉低垂之意見於文也今但言露非見日不乾則非喻似醉之狀矣天子燕諸侯當以晝而此詩但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

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盡慇懃之意蓋
書燕常禮不足道而舉其燕私慇懃之意以見天子恩
禮諸侯之厚此詩人所以為美也
本義曰天之潤澤於物者若雨若雪若水泉之浸其類
非一而獨以露為言者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
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
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其義如此而已其言
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又

云令德令儀者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若下泉之詩芃芃黍苗之類是也在宗載考毛傳是矣

鴻雁

論曰詩所刺美或取物以為喻則必先道其物次言所刺美之事者多矣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如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者是也詩非一人之作體各不同雖不盡如此然如此者多也鴻鴈詩云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以文義考之當是以鴻鴈比之子而康成不然乃謂鴻鴈知辟陰就陽喻民知就有道之子自是侯伯卿士之述職者上下文不相須豈成文理鄭於三章所解皆然則一篇之義皆失也

本義曰厲王之時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宣王之興遣其臣四出于野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使皆得其

所其所遣使臣奔走于外如鴻雁之飛其羽聲肅然而勞其體也其二章言使臣暫止為民營築居室其暫止于野也如鴻雁集于澤爾其卒章云哀鳴嗸嗸者以比使臣自訴也其自訴云哲人知我者謂我以君命安集流民而不憚劬勞爾愚人不知我者謂我好興役動衆為驕奢也或謂據序言美宣王而此詩之說但述使臣疑非本義且使離散之民還定安集者由宣王能遣人以恩意勞来之也天子之尊必不自往作序者不言遣

使以不待言而可知也復何疑哉

沔水

論曰序言沔水規宣王也則是規正宣王之過失爾今考詩文及箋傳乃是刺諸侯驕恣不朝及妄相侵伐等事了不及宣王也蓋箋傳未得詩人之本義爾

本義曰宣王中興於厲王之後諸侯未洽王之恩德故詩人規戒宣王以恩德親諸侯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者言諸侯朝王如水朝海以此規王當容納諸侯如海

納衆水也䲨彼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可常又規王宜常以恩德懷來之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者言此同姓異姓之諸侯雖不念王室之亂然誰非父母所生謂人人皆知親親之恩又規王若以恩德懷之則皆親附矣念亂者厲王之亂也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者謂諸侯不循法度者王念之載起載行而不安居不可弭忘者又規王以不忘懷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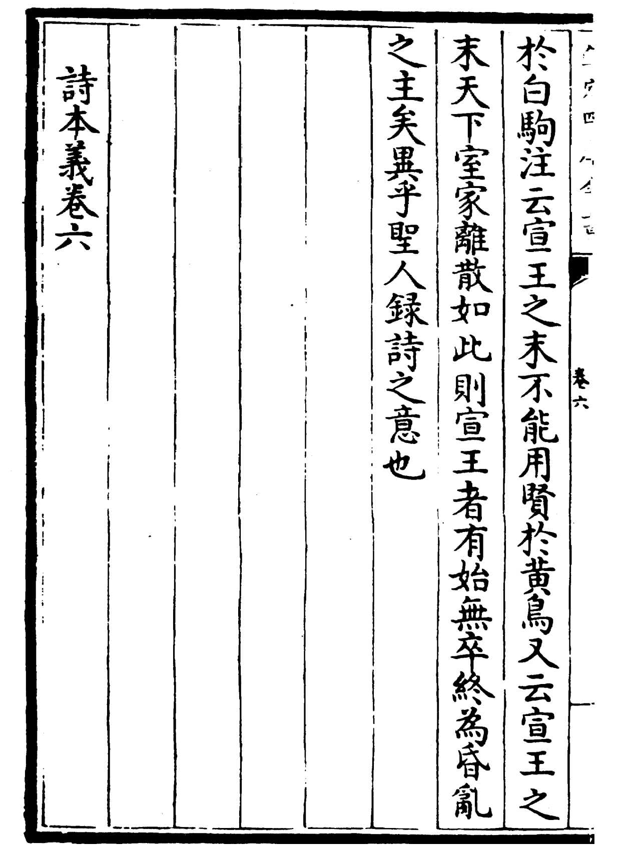
也駃彼飛隼率彼中陵者言諸侯有能循法度者無使讒人害之故曰我若親友而敬禮之則讒言其能興乎

黄鳥

論曰序言黄鳥刺宣王而不言所刺之事毛鄭以為室家相去之詩考文求義近是矣其曰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者則非也宣王承厲王之亂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征伐所向有功故能恢復境土安集人民内用賢臣外撫諸侯其功德之大盖中興之盛王然其詩有箴有

規有誨有刺者蓋雖聖人不能無過也書稱成湯改過不吝者蓋不言無過言有過而能改爾宣王之詩凡二十篇其興衰撥亂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江漢常武是也恢復文武之業萬民安集國富人衆廢職皆修則車攻鴻鴈斯干無羊是也愼微接下任賢使能則吉日烝民是也親禮諸侯賞功褒德則崧高韓奕是也夙興勤政則庭燎是也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則雲漢是也其爲功德盛矣其所稱美者衆矣然庭燎曰箴沔水曰規鶴

鳴曰誨祈父白駒黄鳥我行其野四篇皆曰刺者所謂雖聖人不能無過也其所任賢臣如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之徒多矣其用人之失者一祈父爾其有遺賢乘白駒而去者亦一人爾荒歳多淫昏亦不歳歳皆然蓋有大功者不能無小失也如黄鳥所刺云此邦之人不可與處則他邦可處矣是所刺者一邦之事爾非舉天下皆然也孔子删詩並録其功過者所以為勸戒也俾後世知大功盛徳之君雖小過不免刺譏爾而毛鄭



於白駒注云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於黄鳥又云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如此則宣王者有始無卒終為昏亂之主矣異乎聖人録詩之意也

詩本義卷六